

美國人如此看中國

現實社選譯

目次

前記.....編者

中國分裂了.....美·約翰·赫賽著
孫慎譯

從撫順歸來.....美·勞勃特·沙普倫著
李泯譯

壞政府.....美·威廉·格雷著
劉新譯

暴風雨陰雲籠罩中國.....美·新共和社論
許產譯

休戰中的實際情況.....密勒氏評論報社論
陳漁譯

前記

這裏搜集的幾篇文章，是最能反映目前美國輿論界對於中國現狀的批評和意見的。

第一篇「中國分裂了」是聞名的「阿達諾之鐘」作者，美國約翰·赫賽所寫（John Hershey），發表在紐約銷行最廣的紐約客（New Yorker），赫賽現為紐約客的特派記者，紐約客週刊是一個無黨無派的通俗刊物，它的每週小評素來是以能反映所謂美國普通人的意見而著名的。這篇文章長了些，本市中文報曾有轉載，但惜割捨太多；這裏刊出的是重新譯過的全文，希望讀者們能耐心地讀下去，它是值得再讀三讀的。

第二篇「從撫順歸來」是新聞週刊（News Week）遠東記者勞勃特·沙普倫（Robert Shaplen）所作，發表在美國最流行雜誌之一的新聞週刊四月二十九日的一期上。東北民主聯軍區域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觀者清，沙普倫這篇報告可以解答這個問題。新聞週刊在本市書攤上每期都可以買到；其在遠東銷行之廣，僅次於時代週刊。

第三篇「墮政府」，是時下膾炙人口的一篇文章。大家知道，這是名記者威廉·格雷（William Grey）所寫，發表在最近一期時代週刊（Time）上的一篇文章。時代週刊的大老闖亨利·魯斯（H. Luce）是以捧中國政府而聞名的；但中國的現狀壞到這種程度，連魯斯的雜誌也不能再繼續捧下去了，誠如本市大美晚報所說，「時代變了」。此文本市中文晚報

已有譯本，但可惜譯文亦有錯誤及不十分準確之處，這裏刊出的是重新翻過的。爲了準確，有些詞句，讀者們初看似不易懂，但仔細一想，也就清楚了。例如引起激烈爭辯的所謂「亂倫的經濟」一詞，好像是感情用事似的，父親和女兒發生曖昧關係，名之曰亂倫；經濟怎能叫做亂倫呢？仔細一想，便覺恍然。任何一個「不壞」的政府都是要消滅黑市的，而一個政府竟如何能製造黑市呢？天下有此怪事，於是忠實於現實的人就不得不想出怪名，名之曰「亂倫的經濟」。用這名詞，據我們看，不僅不是感情用事，簡直是入情入理，可以說是「一種創作」。

第四篇「暴風雨陰雲籠罩着中國」是美國新共和週刊（New Republic）五月十三日一期上的一篇社論。新共和是美國著名的自由主義者的刊物；它擁有廣大的讀者的，對於自由主義的中間社會層而言，它的言論是有代表性的。

第五篇「休戰中的實際情況」是本市西文密勒氏評論報（China Weekly Review）六月十五日的一篇社論。能看英文的上海讀者們清楚這一個刊物，它的確是能反映此地不少一部份美英人士的意見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人家這樣說，我們應該怎樣呢？此書之輯，微意在此。

編者六月二十二日

中國分裂了

美·約翰·赫賽著
孫 慎 譯

中國和平事非易

在過去一月間，中國又一次地分裂了，現在看起來似乎蔣的人馬要有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時期把中國再綴合起來。

關於中國的和平團結，北平人們在正、二月間抱着的莫大的希望，現在却已經破碎了。去冬業已獲致的真正不平凡的協定，已被暗中破壞了。正式的內戰已在進行，幾小隊名為停戰小組（像是一種挖苦）的人們還在東北各戰場上奔波，那是無力停止內戰的。業經同意的聯合政府將會不會有實現的一日，很令人懷疑。籠罩着這裏所謂的執行總部的，是一種失望和厭憎，特別是在調解國共之間的那些美國軍官之中。

有信心

五個月前執行總部剛成立時，這裏的美國人相信將在華北造成和平。三月間馬歇爾剛從中國調解國共後回去，在華盛頓發表的聲明稱執行總部為「我們在中國最重要的工具」。蔣介石以一月十一日第一號停戰令一紙電令使總部開始活動。

蔣任命了美方、政府、共產黨的三個委員，這三個委員在平開會，由戰事與交通人員協助，執行關於停止衝突的協議。美方委員作主席，在他之下，有美方主任一名，管理工作人員，一直下去在整個系統中，事實上美國人居于行政的核心，正如其在意識上中立于這機構

之內。委員們在一月十三日召開第一次會。十七日第一執行小組派赴赤峯。一星期後，有七組進行工作。美國飛機到處散發了小冊卅萬本，命令一切部隊停止戰鬥。

總部擴大

執行總部迅速而蠢笨地擴大起來，這類組織總是這樣的；而搬進了協和醫學院的宏大醫院之內。那是本世紀初洛基菲勒斥資建造的防疫院，遜清式子，在那裏頭和執行部的人員們陷入了迷人的層層樓房和錯雜的電話網，令人想起美國五星大廈的規模。

最初雙方似乎確有化干戈爲玉帛的真意，小組都發同鼓勵人心的報告。在若干廣闊的地區，特別是在察哈爾，綏遠和山西北部，平靜無事。正如一位美國上校告訴我說：「小伙子們真真習慣了不互相開槍打死人了。」貨物食糧開始穿過前線運來運去，雙方士兵甚至有了點友誼。

基本弱點

不久執行總部的根本弱點就顯出來了。第一，無論是有關主要事件的諒解，或只是地方細故的協議，都必須要三方面全部同意纔能獲致。這就造成了許多荒謬而不能持久的妥協。

第二，總部擬定的辦法，不超出確保戰鬥確實停止。部隊就在原位停止：中央政府的軍隊退回城市，四週造成三哩寬的緩衝地帶，共產黨軍隊進了圍繞着這些區域的平原與山嶺。這樣貿然使軍隊在停戰時的偶然所在地凍結住，既不穩定又甚不自然，正像電影裏人在快跑，忽然停止一樣。

第三，最糟的是整個工作，純是軍事參謀工作，沒有料到，也未留下後步爲防止一個大

的政治變故；從而使軍事停戰機構不只無用，更爲荒謬可笑。不久前這樣的變故來了，執行總部就自己覺得好像在熱心打內戰的雙方面前尷尬地搖幌着總部的文件。

行政人員好

執行總部的美國人比之對於歷史及政治背景，他們無甯是更多知道些行政機構和成文條款。一位上校告訴我說，「我是個兵油子。我一點不懂得政治。我的事就是奉行這些命令。」他輕輕拍了一下案頭的一些紙張。也許就他自己的立場說，這是對的，但他所說的，正代表着那些美國軍官的看法的特點，却指明了執行總部第三個弱點。也許這一個複雜龐大的建築物基礎所在的政治，是必須要時刻運用的，但除了馬歇爾將軍之外，沒有美國人肯自找麻煩，到房子底層去搞那些雜亂蹣跚的勾當。而正在馬歇爾將軍返回美國的期間，變故來了。

從軍事計劃上來說，執行部的美國人覺得中國人雙方都互不信任，效力差。美國人喜歡把事兒幹了，而政府與共產黨常要着繞圈子的策略。美國人說，共產黨方面拖延的傾向一部份是由於其政策，另一方面也由於缺乏西式工作步驟的訓練。美國人無論想做怎樣無偏向，總是在政治方面同情中央政府的代表，然而他們的感覺，正如一位我認識的美國人說，「與其說共產黨的交涉人員是委員會裏的委員或行政人員，還不如說他們是演說家和辯材。」而在另一方面，同一個美國人跟我說，「中央政府的人們要騙人就大大的騙。」

念二個小組

目前各戰場一共有廿二個執行小組，每組以美、國、共各一軍事代表爲首，附帶着報務員和車夫，一共十二至十五人。現在最慌忙失措的是在東北的那些小組，因爲在那裏打着幾個大戰役，不復是去年秋冬之交的那種狙擊攻擊。在執

行總部的美國人，覺得雖然在東北雙方都把信用拋到天外去，共產黨應比中央政府更有可籌備之處。美國人以爲共產黨犯了第一號停戰令的一個重要項目，就是第五條乙款，說該令禁止中國部隊調動「不影響國軍開入東北九省恢復主權」的規定。共產黨說他們不理會五條乙款的理由是：政府調入東北的軍隊超過了原來協議規定的五個軍。美國人說這計劃還沒到有效的時期，並且還得等一個相當的時間。但共產黨在東北不予合作的真正原因，正是執行部那批美國人不高興用腦子去想的：那是政治的原因。那是因爲蔣委員長和中央政府實際搗毀了在冬天經過那麼多次折衝得出來的聯合政府協議。這協議破毀的經過以後我還要說一點。

在山西

最近東北的事情美國報紙說得很詳細了。還有一個區域沒有這麼多說到，在那裏破壞停戰的許多事情更爲明顯奇特。那就是在北平西南約二百五十哩山西省的太原城一帶。中央政府權力的化身在那裏是一個軍閥，看起來活像一匹長齒海象，他是一個態度善良，自滿，老派，懶散而貪污之名四播的紳士，名叫閻錫山將軍。他那區域裏頭的局勢特別有趣，因爲那裏有着量還武裝戰鬥着的日本軍隊。

幾星期前有一天，我被請參加一個特別的會議，會裏有些與美國海軍陸戰隊做過遺俘工作的日本人和一些美軍情報員。會議是在北平日軍總部客廳舉行的。我們七八個人坐在橘黃色的海虎絨圍椅裏，圍繞着一隻低低的圓桌。吃了茶點。美軍情報人員和日本人談笑風生，我回想起太平洋中的若干事件，不覺感到奇特。一個矮胖子日本大佐名叫酒井的，剃着光頭面現猙獰的傢伙，長了兩天的鬚鬚，開始說着太原以南共軍的調動和攻擊。他挺起腰幹，軍用地圖攤在大腿上。「這些地方有八個團，向北移動，包圍我們。這裏，在西南面是第廿

七團……我們防備在任何時刻受襲擊……共產黨士氣很旺盛。他們有生力軍……。」酒井那樣子好像是參加戰地會議，這些美國人就是他的參謀人員。稍待片刻，酒井說，日本人想戰爭已經過去了，要解甲回國，但是閻將軍不許。是否可以請美國人派些小組去勸阻共產黨不要打了，而把日軍撤回去？開完會回去的途中，一個美軍情報員說，「這些日本人在下一次戰爭中將是我們的盟友——我打賭。他們能說我們要說的話。」

後來，我知道山西的情形沒有那麼簡單，不像酒井大佐所說，也不像美國情報員所信。在若干官方宣佈平靜無事的地區會打過，並且還在那裏打，這是確實的。共產黨軍隊在那地區實力強大，驅退着閻錫山的部隊和他的日軍，這也是事實。但是我從一些去過太原的美國人那裏得知，雖然酒井大佐確是真誠地抱怨閻將軍，和閻真是那樣使用日本部隊，但日本軍官在太原附近還像征服者一般騎馬來去，穿着漂亮的制服，坐大汽車，有許多和閻將軍甚為親善。有一組到那區域去的停戰小組被招待住入一座糟糕的破房內，而日本軍官却住在近旁的精舍裏面。組中的美方代表聽說，一怒之下把日本人轟了出去，把小組挪入空出來的屋子。

閻將軍據我知道是要着兩面的把戲。他對日本人備極親熱。我曾看過一個速記下來的報告，關於四日間有一天他和日本軍官開的會。開頭他殷勤地問到他在日本軍事學校裏的老同學，在華日軍總司令岡村。閻將軍聽說岡村安靜舒適地住在南京，完全沒有當戰爭罪犯捕去，就甚表感激。稍待，又如出其慨然地告訴岡村的參謀前川大佐，「你剛說過，日本在這次戰爭中喫了敗仗，但是我不以為然。特別是在中國，日本從來沒有打敗過」。

用說服的方法

據日本人說，許多次，閻將軍撤了各種謊來說服他們留下做他的盟友：他說得山西宛如人間天堂，在那裏他們若是要，就可以和中國人做伴，比在美國控制的日本要好得多。他贈送賄賂和女人，他恐嚇日本人說，由美國遣送回去的華北日兵們是送到菲列賓去做苦工去的。他不只勸日本人留在山西，並且造成日本人不能離開山西的情形。

中國總司令何應欽屢次下令給他要繳日軍的械。在有些地方閻將軍把日軍的武器拿來存在日本兵營裏，也不派人看守，「以便應急」。舉一例，一個美國小組代表發現，這位將軍白天繳日軍的械，晚上發還。還有，爲應付重慶來的開始解除武裝的命令，他繳了幾隊日軍的武器，堆起來和徒手の日兵一齊照了一個相送到陸軍總部，表示已執行指示了，然後把武器又發還。他在一些日軍標誌上寫下「整修鎔路工人」，全付武裝地派入涇源東邊山中修理鐵路去，那裏並無鐵道，却有好多共產黨。

破壞協定

事情這樣下去，閻將軍和共產黨都破壞了停戰協定的字面和精神。一天，當了一個美國小組代表的面，閻將軍派去一列車的迫擊砲、機關槍，和其他武器，由日本人護衛，從太原南開涇源，顯然是違反了停戰令。第二天，共軍攻擊那列車正在開駛的一段鐵路，當然，這也是與命令相背反的。這樣事件生事件，失信還失信，謾罵增謾罵。

我和這裏閻共雙方的代表都有接觸，要看看他們對戰事有些什麼說法。共產黨方面拒絕承認採取主動，並舉出廿二個最近受日僞軍共同攻擊的村名。起初我無法叫任何人替閻將軍

說話。終於有一天，我接到這位將軍自己來的一封信。他否認所有這些攻擊的責任，另舉了七個被共軍包圍的大村和二段最近被共軍切斷的鐵路。他那封信的結尾說，「我軍嚴守停戰協定，而共軍反是，致我軍不斷受共軍攻擊。我軍部隊有日受七次攻擊者。我區乃逐日縮小而共區則擴張不已。設停戰命令不能全部實施，我軍民或將餓斃。報告將繼續送上。」

神怪幻處境

同時日本人仍然處在一個莫名其妙的位置。事實證明確有極大數目的日本兵仍然擁有武器，原封不動，仍然是日軍第一軍（我曾看見閻錫山叫這些日軍作戰的命令的照片）都在閻錫山的軍隊中——（每連中國軍隊中有日本人十人）——稱爲『志願軍』，有些還被雇作教官。而且日軍聯絡官竟然可以自由自在的在北平與太原間乘着日本飛機飛來飛去。要求美國人幫助他們脫出這一個可怖的環境。在最近的一次我曾出席旁聽的會議中，日本人悲傷的拿出一張名單來，說明自從戰爭結束以後在太原區的四萬三千八百七十個日本兵中間，已經有五百六十九個，——或者說是百分之一、三——戰死了。其中日軍第五警衛團已經失去了它百分之五的戰鬥力，然而派到太原區的小組中至少有一個得到相當程度的成功，在中日停戰的第八個月，總算有一部分日本兵被繳械了，而且正在遣送回國。

但是大部份的日本兵還仍然爲他們以前的敵人閻錫山而對他們以前的敵人共產黨作戰，而這樣的戰爭，如果照官文的報告說本是不存在的，在這樣的戰爭中，沒有一方發動攻擊；然而雙方却都失陷城鎮，各有死傷。

奇異的衝突

在山西的這種奇怪的衝突與在滿洲的真正嚴重的衝突，只是過去三個月整個政治局勢破裂的兩個證明而已。如果說這種破裂的主要責任是在蔣主席與國民黨的身上，似乎沒有什麼大的問題；但是共產黨方面也不能說沒有責任。在二月初，一切看起來似乎要好一點，政治協商會議剛剛閉幕，但它的收獲幾乎不可置信。

政治協商會議，如杜魯門總統所說乃是「全中國各主要政黨代表的會議，召開的目的在以協商為手段採取適宜的步驟，使有關各黨能在中國國民政府中獲致代表權。」其中有關的黨派是國民黨，共產黨與民主同盟，後者是一個溫和而中間性的黨派，盟員雖少却因為它嚴正的立場與它領袖們在智識上與道德上的影響，而具有極大的重要性。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使這三個黨派與其他更小的黨派組織聯合政府具有可能。

修改一番

政治協商會議閉幕之後還不到一個月，國民黨的二中全會就在蔣主席公然唆使下，公開宣稱不受政協決議的束縛而片面的予以修改了。我只要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表明國民政府對政協決議的侵犯。政協會對中國的新憲法立下了幾條主要的原則，其中之一——被共產黨與民主同盟認為最重要的——是政府的立法機關，應該如英國的下議院一樣有權對行政機關投不信任票使之去職。雖則國民黨出席政協的代表，曾同意這一原則，但後來的二中全會就宣稱：這與孫中山在生前手訂的五權憲法不符，國民黨因此而撤回了他對這一原則的同意。這類的背信棄義的例子多得很。

政協成就之一，在籌開包括各黨各派的全國性的國民大會，原來定在五月五日召開以制定新憲，這一會議大家希望能成為中國新的民主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步驟，它將成為中國的

憲法會議。

政協規定要派二千零五十名國大代表，又規定如果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反對票，可以否決對制定新憲法的任何重要提議。因此對於各黨各派代表名額的分配，就成爲一樁極其重要的事情，除少數黨能把握全數四分之一以上的票數，憲法的制定就成爲國民黨所獨霸。

經過不少欺騙之後，政協終於同意國民黨應有代表二二〇人，國民黨的附屬黨青年黨應有代表一百人，國民黨在一九三八年指定制憲，然而從未工作的國民大會應有代表九五〇人，其中除數得清的幾個（據說是五十個）以外，完全是國民黨員。

除少數幾個議席

共產黨分配到的代表名額是一百九十名，民主同盟是一百二十名，無黨派代表七十名，這也要按其對國民黨與反對黨的傾向而平均分配。全部總計，國民黨約可得一千二百五十票，少數黨約可得四百票，剩下來的四百票由人民選舉，倘要在制憲時發生作用，共產黨與民主同盟還必須在選舉中得到一百二十五席，他們認爲，只要是在公平的選舉中，他們是可以爭得到的。

但是還遠在選舉開始以前，國民黨就想增加國民參政會（即國民黨）的席次二百五十席。這將使所謂選舉變成不必用的浪費時間。這一企圖失敗了。國民黨因此而計劃控制選舉，舉例言之，在北平的選舉還沒有舉行，本來要產生十二個代表，其中六個由公民選舉，六個由商會、總工會、總農會各推選兩個。因爲這三個組織完全是政府控制的，國民黨一開頭就已經有一半代表，另外六個則在北平市政府社會局所指定的六十個候選人中選舉，不論共產黨或民主同盟在選舉的任何時候都沒有預問。至于選民則只有家長才能投票。得到選舉權的

方法是等靠國民黨吃飯的政府官吏到家裏來，讓選民宣誓信奉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後者就是國民黨二中全會在宣佈不遵守政協決議束縛時所引用的法寶。我認識的中國人中間竟沒有一個被認為有資格投票。選舉日期原定為四月十五日，其後延期至四月二十二日，到那天之後又無期的延期下去。

羣衆集會

有一天民主同盟在北平中央公園音樂廳組織了一個羣衆集會，抗議這種的選舉。民盟的領袖，大多是忠厚，溫和，甚至看起來都有些畏縮的，但實在是十分勇敢。教授們，律師們，醫生們，與其他的職業人員。他們既不是陰謀搗亂，也不是仗勢壓人，而且對於定在這天開的大會都有點戰戰兢兢的心情。在大會開始以前一小時，一個我所認識對政治毫無興趣的老先生在來今雨軒吃中飯。他把頭伸到窗外，忽然驚奇的看到一個警察帶着好幾筐的雞蛋把他們一分給一羣年青人。一回兒，演講人在音樂廳集合起來了。

其中有美國新聞處北平處長，約翰·傅斯德先生，他是與大部份民主同盟的領袖一樣安靜而謹慎的人，這回是被請來講點關於美國選舉的事情的。那天恰好括大風，天空因為彌漫着自戈壁大沙漠來的沙土而變黃了。幾百個人已經集合起來，有許多只是好奇的乘星期日到公園來散步的遊客。

攻擊開始

主席領導羣衆唱國歌，接着又恭讀孫中山先生的遺囑，於是他就開始講到一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促進會」與其發起人——其中之一是法律教授陳瑾昆，他曾公開的批評過國民黨與共產黨。就在這時候，人羣背後有人吼起來了，主席還

繼續講下去，但吼聲愈來愈大了。如同我的一個中國朋友所講述的那樣「一張一張的傳單與標語，滿天飛起來。」但更多的反面的傳單，與標語淹沒了它，好奇的遊客都急急回去了，一塊石子正打中了陳瑾昆教授，把他打得頭破血流。又一塊石子，打中了傅斯德，他把它檢起來放進了口袋。他說，他要「永遠把他帶在身上直到中國不再有這類事情發生的時候。」傅斯德先生的戲劇性的誓言似乎無甚影響，現在是見人就亂打了。

一羣年青人向台上進攻，其中還有一個揹着槍的中國兵，民主同盟的人們抓住了一個打手帶到台上作爲人質。戰鬥愈來愈激烈了，有四位在公園裏遨遊的美國水兵因爲聽見這騷亂而走來，大叫「不許打，你們這批壞王八」，於是戰鬥消解了，有幾個警察走過來，拘去了幾個人，那都是頭晚上早佈置好了的，總而言之，這個對選舉的抗議，沒有能抗得成。

在這種情形之下，共產黨與民主同盟都會宣佈他們不能出席國民大會。共產黨更進一步，通過延安的解放日報，公開的駁斥蔣介石，以極其難聽的名字稱呼他。他們指出，這樣，他們怎能和蔣介石聯合。現在國大延期了，中央軍繼續在鐵路沿線築調堡，在北平築工事，每個人說只有一樁東西與一個人可以挽救這種局勢——那東西就是恐嚇，那人就是馬歇爾將軍，馬歇爾將軍，預計在回到中國的時候可以以大借款爲恐嚇的手段，根據中國的情況決定借款或拒絕借款；這類的壓力可以造成暫時的奇跡，馬歇爾將軍對中國有非常的權力，但是他還是要回國的。有些軍官們要住下去，他們相信能單靠說服雙方稍停再打，以根絕中國源來久遠的權力之爭。美國無論做什麼，我怕中國已進入一個長期、尖銳、血腥的鬥爭。

（譯自上海大美晚報五月廿三日轉載紐約客週刊）

從撫順歸來

美·勞勃特·沙普倫著
李·泯 譯

傳戰小組受阻

我們的一組，有一個共產黨徐光達少將，厚脣戴眼鏡，是個湖南小地主的兒子，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和長征過來來的老戰士；又有一個國民黨郭琪少將，陰沉多謀，是國民黨軍隊在軍閥戰爭和緬甸戰役後的老戰士；另一位是美方德雷克中校 (Lt. Col. Drake)，一個健壯的前賓雪爾凡尼亞電話工程師。

我們白費了一天功夫試着要到東遼的國民黨司令部去，五次都被手拿木版鐮子的和祥村民阻止，並在距目的地五哩地方被共產黨軍隊喝住。到下午，回撫順去的道路，已被共產黨的農民隊伍奉命為阻止國軍承租借卡車行動而挖下了溝渠。

共軍之路

可是這還不能和第二天去工業城本溪途中的情形比。幾乎每隔百碼，必掘有二呎寬，一碼深的溝。架在小河上的木橋都已打斷。忽然聽見幾聲槍聲。德雷克住了吉普車，一個神氣的游擊隊員向德雷克的喉部揮動一支長長的手槍。

約四十個八路軍士兵從附近崗上過來，用槍和刺刀圍着我們，我們做了四十分鐘事實上的俘虜。他們似乎從來沒有聽說過停戰小組。郭將軍很生氣，因為這事顯然是對着他而發作的，堅持要回頭。接着是一個冗長的辯論，奇怪地夾雜了許多軍事政治的策略和個人面子的顧全，但最後郭將軍回到吉普車內。那時電話已打到我們前頭去，在經過幾道溝之後，農民們已經出來填溝了。

我們進到了更多集結的共軍。他們藏在田間洞裏，在村內土牆之後和水溝山谷中。在山

崗上，我們尋到日本七十五籽砲和平射砲，有許多看來很新。從看來約十二歲的孩子到七十來歲的人走過，肩上抗着日本造的槍和美式短鎗，腰裏威武地掛着日式手榴彈。十一個小時之後，渡河過山，我們看見了本溪工廠發着烟的烟突。一羣搖動小旗呼着口號的人，數在二萬，佔本溪居民七分之一已出來歡迎我們，顯然甚有次序。我們被請走過設防了的街道，到了用作司令部的日本人造的市政廳。那裏我們遇到了一個孩子氣的江西籍中將，名叫蕭華，是東滿政治委員，老資格的共產黨領袖，年紀卅一。從這個溫文有禮，服裝漂亮的小將軍那裏，我們知道，共產黨有着一個健全的政府在全省執行職務。省主席是張學詩，少帥張學良的弟弟。

學校已開了，共產黨的教師們寫着失地的課本（却沒有寫自然科學）。七十二種滿洲國稅收已減為一種建設稅，抽收收入的百分之五至廿五。共產黨辦着主要的報紙。許多滿洲國的漢奸們被捕了，只有二個審畢槍決。漢奸們的土地由十四年來領導地下抗日的農民們均分。

蘇軍在十一月廿一日撤出本溪時，據說會拆去過幾個廠子，但日本人造的鋼和鐵的工廠和煤礦已部份地復工。火車每日兩次南開到共方佔領的安東，安東在一百廿哩之外，人口廿萬。

都要屋子

下午很晚去見張主席。他是位學者風的青年，年紀卅一，階級是中將。他穿着戰靴，黑制服上沒有徽章，拒絕說出是不是共產黨員（蕭華說他是）而只說自己是「新民主主義者」。我知道他是由去年八月中，戰事結束時從華北率紅軍